

中国西部散文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歌以解忧

● 朱 鸿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西部散文

# 歌以解忧

● 朱 鸿 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以解忧/朱鸿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1

(中国西部散文丛书)

ISBN 7-5008-1817-3

I. 歌… 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837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京通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5
印 数:	1~10060 册
定 价:	14.50 元

## 题 序

两千年之前，古人所唱的几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

孔子唱：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荆轲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项羽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刘邦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

李陵唱：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穿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隳。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我是不能和着古人的拍子唱了，但我经常读，一遍一遍地读。我明显的体会是，之所以这些遥远的歌震荡我的心，因为它们是有感而发，其歌是哭是号，是咏叹，是呐喊。这一切，都来自唱者情不自禁的哀伤，惆怅，怨恨，慷慨，忧郁，来自生命在世间的真实反应。

文学艺术，当然包括散文，唯有表现生命在世间的真实反应，才能从心走进心，从而沟通人，并产生美感快感。当我编完这本散文集子的时候，我作如此思考。

1995年2月28日

# 目 录

## 题序

### 关中踏梦

寻找蓝田人.....	(3)
半坡读陶.....	(14)
周原.....	(23)
悠悠渭水.....	(29)
滚滚帝陵.....	(36)
潼关.....	(52)
樊川犹美.....	(61)
太白皓然.....	(73)
武关.....	(79)
辋川尚静.....	(87)
华山巍然.....	(92)
散关.....	(100)
马嵬回眸.....	(105)
碑林嚼字.....	(113)
萧关.....	(121)
鸿门.....	(128)
曲江萧瑟.....	(137)

高岗之上的祠堂	(143)
黄河在龙门	(147)
天命与宗教	(153)
魂绕少陵原	(163)

## 净魂

药叫黄连	(183)
秋天来了	(185)
哭泣的老牛	(191)
长江漂流	(196)
笑话	(200)
过去的书信	(202)
忧郁的钱歌	(204)
张良论竹	(207)
我的宇宙之门	(209)
1995 形成的理想	(211)
毛泽东之死	(217)
关于女人	(223)
关于男人	(228)
文化人经商及其他	(231)
容堂撷言	(234)
白原	(238)
我为什么没有长高	(242)
喜欢女儿	(247)
世间最美的头发	(254)
背影	(258)
海像	(262)

鸟类.....	(265)
敬畏黄河.....	(270)
僕花.....	(273)
苦涩的苜蓿.....	(275)
如愿在春天.....	(279)
苟活.....	(282)
美人之美.....	(289)
为路遥而歌.....	(291)
躺着读书.....	(293)
夕阳.....	(295)
孤独的旅客.....	(296)
复仇.....	(297)
垃圾之根.....	(299)
当一百个人诅咒你的时候.....	(301)
开败的鲜花.....	(302)
乞讨的老人.....	(304)
寻月.....	(305)
鸽子.....	(308)
别难.....	(311)
远望.....	(314)
帽子.....	(316)
一个人的死.....	(318)
皱纹.....	(321)
伞下.....	(323)
死线.....	(326)
爱之路.....	(328)
为了一本书.....	(331)



再到墓地·····	(334)
夜声·····	(338)
黑树·····	(344)
酒地·····	(346)
上楼·····	(350)
冬日的荷塘·····	(352)
在汉斯杯青年文学奖颁奖会上的发言·····	(354)
在朱鸿散文研讨会上的致谢发言·····	(356)

# 关 中 踏 梦



## 寻找蓝田人

我将手上的工作放下，将胸中的情绪理顺，将正在进行的一切都暂时中断，并封存起来，然后，我给提包装了一把雨伞，三册书籍，拎起它，我就启程了。

我望着西安，我看见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乌云，在古都的上空盘旋，几滴生硬的冷雨，敲打着稳重的钟楼和灰色的城墙，大街小巷，车辆奔驰，人群拥挤。不过，半个小时之后，建筑就稀疏而低矮了，绿色却在田野散布。地平线上，台原起伏，沟坎纵横，水随地势潺潺流动，山在远方渐渐上升，树则耸立道路两旁，构成了绵延千里的曲线。广袤的自然，洗涤着我的身心，我忽然感觉，我的流气与俗气，像古旧家具的漆片在剥落。这空旷的原野，使我产生了一种新的体验，我宁静而沉重。

汽车将西安远远地抛在那里，它载着旅客，一步一步地接近蓝田。这是秦岭北麓的一个县城，古已有之，因盛产美玉而得名，秦始皇以其制作玉玺，杨贵妃以其制作玉带。但我到这里，却是为了蓝田人，它是生活在大约115万年之前的一种直立人。它为猿群向人类过渡时期的一种猿人，六十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蓝田境内的公王岭发掘了一个头盖骨，于是这样命名。现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已经行驶在蓝田人曾经活动的土

地，我不顾风吹，打开窗子，眺望着人类祖先的故园。三月的麦苗，刚刚起身，一片葱茏，却没有几个锄草的农民，偶尔，一块黄色的土壤裸露而出，仿佛是谁剥掉了地球的皮。秦岭则在白色或灰色的云团抚弄之下，阴沉而峥嵘。

到了县城，旅客走出汽车，一哄而散，消失在泥泞的街道。我伫立车站，想了一会儿，决定不在这里住宿。我想继续前进，直接去公王岭。天上有云，云聚云散，全由着风调动。蓦地就露出一片天的瓦蓝，它高得仿佛是吸了上去，不像云那么低垂。风从河谷和山口吹来，怒气冲冲地掀动着搭在这里的帐篷，那是农民卖饭卖水卖烟卖果的，也掀动着衣服和纸片。我在人影憧憧之中，看见路过公王岭的汽车，就挤了上去。我望着窗外的风景，我看见房舍、羊群和树木都在移动，奔驰的汽车，甚至使地面都在旋转。巍然不动的，是连绵的秦岭——它一座一座的山峰，刀削斧砍似地亮出自己的棱角与斜面，皑皑白雪，将反光映得很是遥远，我身上油然生出阴冷之感。沿着秦岭，堆积着一个一个的台原，其没有规矩，高高低低，有的草枯，有的石烂，但半坡之上，往往就有一个村子，树木簇拥一起，颜色阴阴的。一个农民告诉我：公王岭到了。

我站在灞河之滨，南边的秦岭与北岸的横岭，向我挤压，我需要仰望，才可看见公王岭。公王岭雄踞于川道之侧，攀援在山脉之脚。它的两边，一个连一个的台原波浪似的起起伏伏，伸展而去。公王岭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树木——有的铁青，有的嫩黄，像蜡染的布料一般覆盖其上，早春的风，不但翻卷着秦岭之巅的白云，而且撩拨着秦岭之腰的白雾，所有的树木都在随风摇曳，公王岭充满了动感和生命之感。

我肃穆地攀登着公王岭，蜿蜒的道路两边，柿树黑色的枝杆像铁像炭一样坚硬挺立，这是逝去的冬日的意象，桃树却在

自己的根部洒着粉红的花朵，传播已到的春天的信息。偶尔，一个农民背着干柴，从半坡的小径走下。无穷无尽的砾石，大者如桌，小者如杯，像星星似地镶嵌于断裂的层面，这层面当然是洪水切割而形成的，洪水浸泡与流泻的痕迹仍隐隐在动。砾石包裹起来的土壤，是沙质的，它的酥松程度，似乎手掰一下，脚踹一下，就可剥落。公王岭是那些覆盖秦岭的杂物在洪水冲刷之后而堆积的，它上面一层一层的黄土，则是西伯利亚的狂风带来的蒙古高原的尘埃。这事情发生在 115 万年之前。

那时候，这里的气候温暖而湿润，而且这里的地貌不是如此剧烈的起伏。秦岭的高度仅在一千米左右，它远远不成南北大地的屏障。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浅沼和平地，处于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灿烂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量，把这里哺育得花果累累，草木葱葱，成为各种动物的汇集之地，其中既有森林动物，也有草原动物，正在进化的蓝田人，就在其中。大角鹿、古犀牛比之蓝田人，它们高大，苏门羚、剑齿虎比之蓝田人，它们凶猛，但蓝田人却产生了智慧，他们巧妙地周旋在动物之中，挑拨离间，让他们争斗。撕咬并残杀，使自己得以生存。茂密的森林，长满了胡桃属、卷柏属、石竹科、莎草科，蓝田人攀援在其中，并巢居在其上，艰难而悠然地生活在蒙昧时代。但是，自然是演化的，在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寒冷之期，众多的草木在冰霜的摧残之下，枯萎而死。一些动物逃跑了，一些动物绝灭了，蓝田人遇到了危机。

然而，任何生命一旦形成，它就产生了顽强的生存本能。一根甘草，破土而出，石头压迫了它，它就从石头下面穿过，横向延伸，之后，重新长起。一群蚂蚁，面临着大火的烧烤，它们会迅速地集合、靠拢，抱成一团，像黑色的圆球一样，勇敢地迎着大火滚动，尽管表面的蚂蚁焚身而死，它们却终于冲出

了大火的包围，将自己的种保存下来。不过，蓝田人所遇到的困难，要比这些甘草和蚂蚁巨大得多。由于冰霜的降临，蓝田人的果实一下子减少了，那些可以捕捉的幼小的动物，也一下减少了，饥饿使他们将自己的前肢从树上移到树下，他们不但采集果实，而且需要挖掘草木的根茎，根茎已经成了他们扩大的食品。他们曾经捡起石头，打击企图欺负自己的野兽，石头渐渐地成了他们熟悉的工具。他们在开始挖掘根茎的时候，手笨得十分吃力，效率当然很低。一个聪明的蓝田人突然发现石头可以帮助他们挖掘，其他的蓝田人就模仿他。有了工具的帮助，效率一下提高了。但地上不会摆着很多的石头供他们使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打制石头的蓝田人，当这个蓝田人直立起来并行走着显示他的创造的时候，文明的曙光就照耀在黑暗的森林了，从而他们发现了一条走出森林的道路，他们探索着，艰难地走了出去，一直走到今天。在公王岭，我用坚硬而柔韧的手抚摸着他们的石头，我感觉这石头依然是温暖的，我不但闻见了蓝田人的血汗，而且看见了蓝田人的毛发，我像握住了遥远的祖先的手一样激动，他们将劳动的真理直接传递给我，我站立在稀薄的阳光之下，野风吹拂，感慨系之。我久久地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我知道它们能够绘画，能够作文，能够弹琴，能够安装精密的仪器，能够感受寒热，感受细腻的爱和颤抖和恨的痉挛，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劳动的结果。我感觉，我的所有的神经都连接着蓝田人的神经，所有的血管都连接着蓝田人的血管。

蓝田人手的发展，当然要引起躯体的变化，他们会更灵活更巧妙，而且为了抵抗其他动物的侵犯，为了获得足够的食品，他们常常是结成一个群体，于是，招呼落在后面的一员，帮助倒在树下的幼儿，共同围猎一个动物，或者共同构筑一个窝棚，

突然发现了一头猛兽，或者突然看见了一片火光，都需要表达。这样，寂静的草木之中，就响起了简单的音节，那是从蓝田人粗糙的咽喉发出的，然而，它却是美妙的歌声的原始。蓝田人要表达的意思越多，他们的音节就越富，而且有了抑扬顿挫，这便是简单的语言。劳动产生了语言，语言又扩大了劳动，它们一起，促进蓝田人脑髓的发展，于是感觉就有了它的器官，意识就有了它的物质。一头象因它的高大，能够穿过枝叶的空隙发现一只熊猫，但只有蓝田人会组织起来将它捉住。一只狗能够闻见透过落叶传来的气味，但只有蓝田人会辨别它是由腐肉导致的。蓝田人就因这些而使自己高明于动物，并脱离于动物。动物仅仅是利用自然界，可蓝田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却在渐渐地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他们打制了粗糙的石器，并以它们为工具提高自己的生活。

蓝田人的家庭处于杂婚状态，男子多妻，女子多夫，这种家庭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路易斯·亨·摩尔根认为，家庭的变化呈现这样几个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恩格斯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他进而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而且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在公王岭重温这些启示，我隐隐感觉人类的婚姻形成仍会改变，现在这种婚姻形式并非无缺。人类是一种向善向美的高级动物，它能够纠正和克服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婚姻的弊端，从而永远处于进化的过程。

在公王岭，我看到了黄土埋藏了115万年的蓝田人的化石，看到了牛头的化石和虎头的化石，看到了几层片状的青岩缝隙夹着的难以辨别的动物的骨质。站在这个高临灞河的台原一角，风动荡着这里的柳树、槐树和灰白的枯草，云仍在秦岭之巅反复地铺展或收卷，我的心鼓满了原始时代的气息。公王岭可能



是蓝田人长久生活的一个地方，不然，这里就不会出现众多的动物化石。这些化石是集中的，重叠的，一团一团的。蓝田人白天在草木之中活动，黑夜就到树上居住，并把动物的骨头丢弃树下。公王岭到处都有这样的化石，洪水冲决了台原，断层之中的化石便暴露而出。这里的农民认为所有的化石都是龙骨，拣到它们当作药材售卖。考古工作人员，就是根据农民的指点，在这里发现蓝田人的。蓝田人的头盖骨处于红色的沙壤之中，周围则是深厚的黄土。这个蓝田人是一位女性，她怎么倒下的，已经难以判断，但沙壤肯定是突然掩埋了她，于是她和空气隔绝了，接着地下的水分输出了她的有机物，随之将土中的碳酸钙输入，这样的替换使之变成了化石。

在秦岭北麓，在灞河两岸，在横岭周围，已经发掘了众多的动物化石，特别是发现了几处蓝田人的化石：在陈家窝发现了一个颌骨，在涝池河发现了一段肱骨，在桐花沟发现了一点额骨的断片，在冯家村发现了一个颌骨。这一处一处的化石，像一个轨迹，像一条线索，像一行脚印，记录了蓝田人迁徙和转移的途径。他们走出森林，走下山岗，离开了公王岭，寻找新的食品。他们渐渐地来到关中平原，在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夜的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既成了他们的朋友，又成了使他们迷信和崇拜的神灵。蓝田人的游动是茫然的，他们在一步一步地探索，陌生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制约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逐水而居，水是他们必需的，这样，他们的迁徙和转移就只能是曲折地向四周辐射。在公王岭，我眺望着秦岭北麓的这片土地，柔弱的阳光之下，空濛的雾烟掩盖着蓝田人遗留的斑斑痕迹。其实这些痕迹就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序列，我确信，蓝田人不是偶然出现的动物，他们长期在这里生息、劳动、繁衍，他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进化的